



#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8/532  
25 October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31

海地境内的民主和人权情况

## 秘书长的说明

本说明后附的文件为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在海地所设关于海地境内民主和人权情况的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临时报告。由我及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所任命的特使丹特·卡普托先生也已将该报告提交给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该位秘书长正在将报告提供给该组织成员国。现按照大会1993年4月20日第47/20 B号决议第9段将报告分发给大会成员供参考。

## 附 件

### 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报告

#### 一、导 言

1. 本报告按照关于海地境内民主和人权情况的大会1993年4月20日第47/20 B号决议第9段提出,该决议请秘书长就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的工作定期向大会提出报告。

2. 特派团的临时报告叙述了1993年2月9日至5月31日期间的情况,并已于6月3日被分发给大会成员(A/47/960和Corr.1)。本报告全面分析特派团的工作和1993年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海地境内的人权状况,并述及9月份发生的重大事件。

#### 二、特派团的发展

3. 特派团最初在海地九个省的每一个省会开设办事处。自3月以来所有这些办事处一直在工作。至9月中,又在四个省内增设了办事处,使特派团的部署达13个办事处:

<u>省</u>	<u>办事处</u>
西 .....	太子港, 中央
.....	太子港, Carrefour
阿蒂博尼特 .....	戈纳伊夫
.....	圣马克
中央 .....	安什
.....	米勒巴莱
东南 .....	雅克梅勒
格朗当斯 .....	热雷米
南 .....	来凯

东北 ..... 利贝泰堡  
北 ..... 海地角  
西北 ..... 和平港  
..... 莫勒圣尼古拉

4. 驻太子港特派团总部组织结构如下:

执行主任办公室(包括安全)

媒介组

业务组(包括通讯、医疗)

行政组

人权处

人权主任办公室(包括培训、非政府组织联络)

调查和研究组

法律组

人权教育组

5. 截至9月15日,特派团有204名人权观察员及其他实务专业人员(美洲国家组织97名,联合国107名),28名国际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美洲国家组织3名,联合国25名),其部署如下:

执行主任,人权主任	2名
行政	24名
业务/安全	15名
人权和媒介组	28名
部署在各地区小组的观察员	137名
在训观察员	21名
借调到特使办公室人员	5名

6. 尽管特派团尚有待完成其部署280名人权观察员的计划,但它通过美洲国家

组织和联合国至今已聘用和部署的人权观察员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外地行动。特派团必须征聘讲流利法语和/或克里奥尔语者,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外地经验并且无论如何愿意在困难条件下生活,还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具有人权经验和/或法律教育。特派团中现有工作人员的国籍超过45。新到的观察员接受三周的入门培训,其中包括克里奥尔语课,海地历史和文化介绍,国际人权原则和海地法律制度,特派团任务规定和政策,以及人权观察和调查技巧。

7. 作为一项由一个区域性组织与联合国联合开展的实地行动,特派团的特殊性质自5月初以来已在一个充分一体化的结构中得到反映。执行主任和副执行主任/人权主任均负有双重任务,因他们都是由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双方指派的;每一区域小组的观察员和总部各组的工作人员中既包括美洲国家组织派出的人员,也有联合国派遣的人员;各区域协调员和各组组长来自这两个组织。虽然每个组织有其自己的行政、人事和财务政策和程序,而且这些政策和程序难以统一,但作为一体化行动的特派团成功地进行了实质作业,成为令人鼓舞的重要先例。

8. 在这段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派团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作业。它的工作范围极大地取决于其观察员的流动性。这点受到很大局限,因为提供给特派团的车辆不多,并且从6月底至9月初,因为安全理事会第841(1993)号决议规定的石油禁运造成汽油短缺。在石油禁运期间,出现敌视特派团驻留的敌对运动,特别是在国家电视和广播里进行的敌视运动之一是让公众呼吁拒绝为特派团的车辆提供汽油。尽管观察员和司机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来尽量维持特派团的工作,但在有些地方由于多日得不到汽油以致限制了观察员对许多地区的走访和其它一些活动。海地的电话通讯很差,特派团所获的通讯便利极其不够:在这方面及其它方面,特派团并未得到海地当局的充分协助,而根据特派团的职权规定,海地当局必须“尽可能地提供特派团为履行其职责所需要的各种便利”。特派团的观察员遇到来自海地武装部队的某些人员以及其下属的许多武装民兵的辱骂、敌意和威胁。特派团对其国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安全曾感到严重担忧,这种担忧在特别紧张的时期又更为加剧,以致有时必须

限制其工作人员的行动,尤其是娱乐方面的外出行动。特派团的观察员和当地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机们,甚至在这种条件的最困难时刻也仍积极留在那里工作,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堪称楷模。

### 三、特派团的方式

9. 特派团是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在他1993年1月8日写给秘书长的信(A/47/908,附件一)中所要求派遣的这就确定了如下目标:“使所有有关各方确信,只有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和违反人权行为才能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他请求派一个多国特派团到海地,以监督海地社会各阶层遵守下列承诺:

(a) 尊重所有海地人的生命和人身完整;

(b) 尊重海地《宪法》,海地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国家人权公约》所定的法律和程序以及认可的原则;

(c) 尊重所有海地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共和国的机构。

根据特派团的职权规定,它的基本任务是:

(a) 收集关于海地境内人权情况的资料,提出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适当建议;

(b) 特别注意对生命权、人身完整和安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的尊重情况。

10. 在侵犯生命权、人身完整和安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的行为十分广泛的这一局势中,特派团搜集资料的工作就完全集中于这些侵犯行为上。虽然随着人们对特派团的工作日益了解,来特派团办事处提供情况者的人数有所增加,但特派团仍采取积极的方式去搜集资料,它努力与当地组织建立联系,并在人员、交通运输和汽油(石油禁运期间)等局限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经常地向各地派遣观察员小组。它还定期地访问或试图访问监狱和其它拘禁地方。它还利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中的广告插播以及对其领导人的采访,宣传自己的存在和任务,并以克里奥尔文和法文广泛分发了它的职责说明。它谋求和参与了同当地各种协会、教会和官员的许多

会面,以解释其工作。

11. 特派团还积极地解释了其任务,即让海地当局知道它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关切,提出建议和向有关当局了解是否已采取措施落实其建议,当有必要立即制止个别侵权行为而书面函文很可能被忽略时,特派团的观察员就迅速亲自到主管当局面前表示其关切。这通常意味着向海地武装部队的地方指挥官提出抗议,因为事实上侵犯人权的肇事者通常是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他们的辅警(附属民兵)、或农村警官及其助手,后者的权力也来自海地武装部队。这种干预,尤其是涉及被任意关押者时,往往十分有效,尽管海地武装当局对于干预经常表示忿恨。特派团还在适当时将令人关切的案例情况通知司法当局。某些案例情况是由特派团总部亲自和以函文方式向海地武装部队高级指挥部提出。

12. 每当特派团担心可能有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它总是尽可能地到场劝阻。这种情况包括示威、会议和试图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的其它努力,观察员们显然奉命不得为了防止明显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动手干预,因为这就超出了文职人员特派团的任务和能力范围,尽管在特派团面前发生过殴打、任意逮捕和一次杀人的事件以致它的声誉受到伤害。特派团接到许多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者提出的保护要求,但在多数情况下它所能做的只是定期同有关个人保持联系,不过有时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也曾陪同那些受威胁者,特派团为许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作出了安排,使他们获得法律代表和/或医治。

13. 按照关于派遣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监测海地境内尊重人权情况问题人权专家小组提交秘书长的报告(A/47/908,附件三)中的建议,特派团迅速公布了它对侵犯人权事件和案例的反应。这样有助于宣传特派团的作用,取得公众信任,以及确保当局知道国际社会对不断侵犯人权事件的关切。6月1日至9月15日,特派团发布过15项关于人权状况各方面的新闻公报。

14. 特派团的目标要求同在人权领域工作的各海地组织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特派团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定期与海地各人权组织通讯和协商的渠道。过去几年里,

尤其是自1991年9月推翻民选政府的政变以来,非政府的人权组织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促进和保护社会最易受伤害阶层的人权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若干人权活跃分子不得不流亡国外或在国内躲藏起来,有的已被杀害。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海地各人权组织继续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工作。由于他们的经验,他们成为特派团信息和咨询的宝贵来源。特派团希望,它在海地的驻留将能够促进这些组织正在进行并且在特派团离开海地之后仍必须进行的必要工作。

15. 特派团的任务是“设立宣传和教育方案,以期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解释特派团所肩负的任务。”起初它使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时,着重宣传特派团本身及其任务。9月20日,特派团在“每一个海地人在一个守法国家内的权利和义务”的口号之下发动一场公民教育运动。该运动的主要题目是正义、基本自由和民主。该运动正在利用报刊新闻、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以及招贴和教材,并且正在通过特派团的每一个办事处得到积极宣传。这场为期八周的运动是一个长期人权教育方案的第一阶段,这是与海地各组织密切协商后规划的,目的是要加强所有有关团体促进人权的教育努力。

16. 特派团的一贯目标是确保所有各方相信:要解决海地的政治危机就必须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在它全部驻留时间里,它一直担心,如果不朝着和平政治解决继续迈进,则可能爆发更加普遍的暴力。尽管有这些担心并出现尖锐紧张的时期,特派团驻留海地期间那里出现的暴力行径均属单方面的:即由国家安全部队和受其指使或与其伙同者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犯下的暴力行径。平民对政府人员的暴力几乎不存在。因此,特派团所关心的实际侵犯人权行为符合国际法所制定的、属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传统定义,这当然不是说可以忽略对更普遍暴力的担忧。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继续出现,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侵犯者不受到惩罚和没有可能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这种状况又加剧了这种暴力的危险。特派团已公开呼吁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和进行个人报复,并希望通过其人权教育方案来强调确立一个守法国家的原则和体制的重要性。

#### 四、人权情况

17. 在特派团整个部署期间,人权情况同政治情况的演变密切相关。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发展,影响到向宪政秩序过渡的政治气候,它有时候取得重大的进展,有时候又明显地缺乏进展。事实上,总理马克巴赞先生的辞职,安全理事会在6月实施石油禁运和其他制裁,在7月签定了总督岛协议和纽约条约,8月选举新总统和议会两院的议员,以及提名和确认罗伯特·马尔瓦担任总理及其政府组成,提高了大家的期望,加重了紧张情势和恐惧。政治情况所处的关键时刻与该国的紧张情势和暴力事件增加有密切的关系。

18. 虽然在总督岛协议和纽约条约中对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作出了承诺,但是从2月9日至5月31日这段期间,在首都太子港的人权情况则严重恶化,并且在该国其他地方也继续出现特派团临时报告(A/47/960和Corr.1)所描述的侵犯人权的事件。议会和海地武装部队指挥官承认和接受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返国,但是,海地武装部队及其民事附属机构对总统支持者的言论自由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尊重。相反,虽然特派团日常接触的海地人绝大多数都期望能够进入过渡时期,但是,这件事引起某些部门,包括海地武装部队和与它们有关的人士的不安和反对。支持总统返国的人公开表示他们的决心,但他们受到的迫害不但未曾停止而且更加严重。在太子港,杀人、怀疑被杀和失踪的事件急剧增加,无人为此受到惩罚。虽然这些罪行都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不是所有的受害人都是政治活动分子。他们当中包括一些普通的公民,很显然是企图制造一种恐惧和吓阻的气氛,特别是在市内大力支持总统的贫穷地区。全国各地被认定为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都遭到任意逮捕、殴打和其他酷刑,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些人被称为“拉瓦拉斯派”,是指支持总统阿里斯蒂德在1990年选举以前创立的拉瓦拉斯运动的人。这些人是这种侵犯行为的主要目标。

19. 虽然许多这种侵犯行为是海地武装部队成员直接干的,但是还有许多这类



侵犯事件是由与部队有关的人所为。海地武装部队的民事附属机构在太子港和其他省份同部队一起履行警察职务。其中一些人获颁职务卡,他们的武装从棍棒到重武器都有。在农村地区,由海地武装部队指派的农村警察局长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法律规定警察局长可以有两名副局长作为助手,但是实际上他们附设了大量的助手,这些人用钱买到职位并从事勒索。

#### A. 侵犯生命权事件

20. 特派团在其临时报告中特别关注5月份比前2个月发生的杀人和其他侵犯行为还多但却无人受罚,特别是在太子港。向特派团汇报的杀人或怀疑被杀的事件数目以及经过调查的可能侵犯生命权利的事件在5月份为9件,6月份的相当数字有5件,7月份这个数字上升到34件,其中28件发生在太子港,8月份的数字没有变化,列入记录的有33件,其中30件发生在首都。这个现象在9月份进一步急剧上升。在这个月期间,向特派团报导的杀人或怀疑被杀的事件超过60件。其中半数以上是发生在9月的第2个星期,包括安托瓦内·伊斯梅里被刺杀的那个周末,这个数字在9月份的下半个月再次下降。

21. 对于海地内部的这种报告进行调查十分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当地和平司法当局进行死亡登记以后就不再积极地进行司法调查,警察也未努力从事罪行调查。目击者都不敢出面作证,特派团面谈的那些人经常都没有被有关当局面谈。特派团得不到来自官方调查的任何资料,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很明显这种资料根本不存在。没有人进行验尸,一俟和平司法当局作好死亡登记,就将尸体掩埋。特派团尽可能审慎地对证人的可信性进行审查和评估,因此确定杀人事件的报道是否属实不可避免地有很大的伸缩性。

22. 在一些案例中,特派团面谈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自称为警察的人将受害者杀死或带走,这些警察都穿着军装或警服,或者他们相信这些人就是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

Andrel Fortune, 中部省, 拉斯卡奥巴斯

8月16日,有2名穿制服的男人强行进入Andrel Fortune在中部省拉斯卡奥巴斯的家里,将他射杀。据目击者说,Andrel Fortune是拉斯卡奥巴斯人民组织联盟和帕帕耶农民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设法逃离攻击者时被1名陆军下士从背后开枪射杀。受害者在被杀害以前显然同1名军官发生争执。和平法庭开出死亡证明书,说明军方去搜捕他是因为他同军官打架。据拉斯卡奥巴斯的军事当局说,该下士射杀Andrel Fortune是因为后者试图抢夺他的武器。在6月25日和28日发生的前2次事件中,在Andrel Fortune参加6月24日至25日晚间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游行示威以后,当局曾试图逮捕他,在逮捕的途中,桥梁被封锁,汽车轮胎被烧毁。

Marc Baptiste, 大安塞省, Miragoâne

据目击者说,7月11日清晨,由2名武装平民自称为警察,闯入自称Marc Baptiste在大安塞Miragoâne的Chalon的家里,用枪把他打死。另有3人留在屋外。当他住在附近的兄弟向他家跑来施予援助时,这位兄弟也被他们射杀。

Jean-Marc Dessources, 太子港

据目击者说,7月14日上午2时,有2位着军服的男人闯入Jean-Marc Dessources在太子港Canapé Vert附近的家里,他是知名的阿里斯蒂德总统支持者。据称这2个人向他喊叫说“你一直在讲阿里斯蒂德要回来,但是你不可能活着看到他”,他们从背后开枪杀死他,为了保证他的死亡,他们还在头部开了一枪。

两个无名尸体, 太子港

7月27日,在太子港国际机场附近发现了两个带有枪伤的尸体,该地区被称为团结村。杀人事件目击者说,他们在杀人者中辨认出有两名防止匪徒调查处的警察,该处是海地警察局的罪行调查单位,这两名警察就住在附近,人们指控他们应为其他的滥用职权事件负责。

Christiane Sarnon, 北方省, Quartier Morin

8月13日, 大约在上午2时, 有6个穿军装的男人闯进Christiane Sarnon在北方省Quartier Morin的家里, 他和亲戚同住一间房子, 这些人要求他们交出所有的钱财, 他们在屋外射杀他。根据家里活着的人所说的证词, 其中两人带着 .38 左轮手枪, 并互称“中士”和“下士”。Christiane Sarnon在听到声音以后走进了起居室。其中1人将他拖到屋外, 朝他的头部和胸部开枪。

无名尸体, 太子港

8月14日, 在太子港有1名着制服的警察和1名武装平民在第二和第四马路之间当着好几名目击者的面将1名身份不名的人射杀。这两名杀人者是从日产牌的小卡车上开枪, 并在几分钟以后调转头来又开了几枪, 把他打死。

Ronald Jean-Francois, 太子港

9月16日, 改革协会联盟的成员Ronald Jean-Francois被3名携带武器的便衣平民从他在Cité Soleil的 Ti Ayiti的家里带走, 他被1名下士警察射杀。据目击者说, 辅警携带 Uzi 机关枪在他家的外面等他。他们开始殴打他, 询问他有关参加几天前张贴阿里斯蒂德总统像片的行动的其他人的资料。然后他们把他带到Soleil 17号, 他被属于码头警察的1名下士打了几枪。据说另1名下士也在现场,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他杀人。

23. 在其他的案子中, 虽然有人目击杀人行动, 但是受害者的尸体在被发现以前都曾被官方拘禁, 或者还有其他的证据说明这些人可能是海地武装部队的目标:

Jude Monville和两名无名尸体, 拉蒂博尼特省, 圣马克

7月10日, 在西方省Kyona海滩的内陆地区发现了3具尸体, 特派团认为其中之一是圣马克监狱的囚犯Jude Monville。3名受害者都被蒙上眼睛, 捆绑双手, 身上都有枪伤。他们被就地掩埋, 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验尸。特派团观察员曾在7月5日在监

狱中见到Jude Monville,他因偷窃摩拖车而被判刑,将于7月10日释放。当天他和另1名囚犯被带出监狱,特派团认为该名囚犯就是7月10日发现的另外2名受害者之一。受害之中有2名剃光了头,这是监狱犯人的标志。Jude Monville的家里自从他进入圣马克监狱以后不知他的下落,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他已经被杀。特派团搜集到的证据向司法当局强烈地显示出,受害者之一就是Jude Monville。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没有质问负责圣马克监狱的军事当局。7月1日和3日在同一地区发现了另外3具无名尸体。这些尸体都有枪伤,并被就地掩埋,没有验尸。

#### Délice Jackie, 太子港

7月13日,在太子港1号国家公路被称为臭气来源的地区发现Delice Jackie的尸体满布枪孔。Délice Jackie是Claudy Vilmé的表兄弟,他们住在同一间屋里。Claudy Vilmé是一个摄影师,7月2日在石油禁运期间他在汽油站拍摄海地武装部队成员的照片时被武装人员攻击、殴打和带走。Claudy Vilmé在被拘禁期间曾公开说他被关在迪曼谢古堡,这个古堡曾经是杜瓦利埃政权的拘禁中心,海地武装部队则否认目前将它用来拘禁犯人。

24. 在很多案例中,目击者将杀人事件归罪于武装便衣人员,有时候可以将他们视为辅警,也就是海地武装部队的民间附属组织。其中一些安全受害人都展开一些知名的活动,参与附属机构或表示同情,这说明他或她成为目标的政治原因,或杀害事件具有政治动机。

#### Antoine Izméry和Jean-Claude Maturin, 太子港

最明显和最公开的一件政治暗杀事件是9月11日著名的阿里斯蒂德总统支持者Antoine Izméry被杀害。Izméry先生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在1990年的竞选当中向阿里斯蒂德总统作了大量捐助。1992年5月,他的兄弟Georges Izméry在他自己的商店附近被枪杀。1993年8月,Antoine Izméry成立了出现真理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举办了几次公开活动,公开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国。9月11日,Izméry先生正在

太子港圣心教堂作弥撒,这次弥撒是由出现真理联合委员会为纪念1988年圣伯斯克教堂大屠杀(当时阿里斯蒂德神父担任教区牧师)而举行的。他被手持无线电的便衣武装人员从教堂带走,其他武装人员则封锁了教堂附近的街道,强迫在现场的人,包括坐有特派团观察员的汽车都离开。他们命令Antoine Izméry跪下,并贴着他的头开了一枪。不久以后,同一名武装人员在数公尺以外枪杀了另外一个人, Jean-Claude Maturin。这些杀人事件是在警察在教堂附近的街道加强巡逻之下发生的,但是杀人者扬长而去,未受阻拦。特派团访谈的目击者指出攻击者中已知的辅警的姓名,特派团也收到了支持这些报告的资料,指明其中之一可能是太子港警察局的一名官员。

#### Jean Eveau Edmond, 太子港

便衣武装人员杀害的许多其他知名的阿里斯蒂德总统或社区组织领袖的支持者当中有Jean Eveau Edmond,他是全国民主改革阵线的地方代表。他在7月1日在太子港的Carrefour Feuilles 的工人阶级地区,当着家人的面被枪杀。据目击者说,杀人者在离开屋子时高叫:“胜利!我们杀了一名拉瓦拉斯!”。

#### Cléber Rivage, Edris Bayard和Lévius Brunis, 太子港

9月8日,在太子港至少发生了三件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的杀人事件,虽然受害者看来是被任意选定的,当时在1991年9月的政变中被迫失去职位的Evans Paul正在重新就职。在群众集中在市政府前面向市长道贺时被便衣武装人员用棍棒、刀子和枪枝用暴力驱散时,Cléber Rivage、Edris Bayard和Lévius Brunis被杀害,现场的警察并未进行干预。许多其他人也受重伤。特派团的理解是,由负责调查杀人事件的检查官编写的初步报告确定了应为此负责的一些武装人员是海地武装部队的现役人员,后来该检查官提出辞职,没有提交任何报告。

#### Brivenord Simon, 太子港

在市政府前发生杀人事件以后的9月9日,改行经商并且曾经是Evans Paul市长

的私人朋友的前陆军下士Brivenord Simon被两名便衣武装人强迫带出他的商店,他在太子港Hypolite市场外面被打了三枪。

#### Laurient Timou, 太子港

9月10日,住在太子港Carrefour的Caserne de Lamentin 54号旁边的著名的阿里斯蒂德总统支持者Laurient Timou和一位同事在下班时被人绑架。他们被一辆小卡车上的武装平民带走。次日在Soleil市的国家公路上发现他们的尸体,还有第三名身份不明的受害人。据目击者告诉特派团,在他们被绑架后数小时,曾在市政府内见到这两个人和一个第三者被武装平民拘留,当时他们还活着。

#### Jonel Jean, 西方省, 小戈阿沃

在西方省小戈阿沃的第一个社区, Jonel Jean由于被30多个人,主要是辅警围殴而死亡,当时这些辅警由农村警察局长带领,他们在8月12日使用暴力打乱Tèt a Bèf农民运动的会议。

25. 在其余的案件类别中,特派团不是得不到有关受害者的资料(有时候他或她的身份证明)就是所得的资料并不能说明这些人被作为杀害目标的原因;或者发现尸体但是没有看见杀人事件的目击者或目击者描述杀人者为武装平民或枪匪。“枪匪”一词是用来指携带武装的罪犯团体,他们通常在夜间行事,特别是在太子港的贫民区和工人阶级地区。其中有一些暴力事件可说是纯属刑事事件,没有政治动机。但是,在海地普遍认为甚至枪匪也是在警察的掩护,或者公开或不公开的同意下行事的,他们的活动虽然涉及武力抢夺,也有可能是用来吓唬最反对政变后的当局和乐意见到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的地区的人民。其他武装团体看来具有半军事性质:特派团收到了一些可信的证词,直接指出在Michel Francois上校指挥下的太子港警察同武装团体任意杀害人民的有计划活动联系在一起。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武装团体日夜活动,不受惩罚,他们无须遮掩面目,或者在警察面前放弃武器。没有证据能够说明警察曾作出努力,以防止太子港的杀人浪潮,或者调查个别的案件,将应负责任者

绳之以法。据特派团所知,太子港或全国其他地区的杀人者没有人被逮捕或者被提起诉讼。

26. 特派团曾设法尽量搜集更多的有关所有这些死亡情况的资料。对于有些案子,特派团本身负责首次向警察和负责记录和调查死亡的司法当局汇报死亡事件。只要特派团搜集到了有助于进行调查的资料时,就将它交给有关当局。特派团在同海地武装部队的书面和口头通讯中曾促请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来防止武装团体的活动。海地武装部队高级指挥官曾向特派团承认太子港的情势很严重。但是,杀人事件不断出现,无人受到惩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曾一再向他和通过高级指挥官提出请求,让特派团同直接负责市区局势的太子港警察局会面,但是终未成功。

## B. 侵犯人身完整与安全权事件

### 1. 被强迫失踪

27. 特派团在其临时报告中写着,根据它于2月9日至5月31日收到的资料,它无法说,在海地的被强迫失踪是大规模和有系统的作法,虽然它仍然注意到在它到达前发生了好几个失踪事例,并且举出在5月5日的一个失踪案子。受害人Joseph Winy Brutus是构成改革和民主民族阵线一部分的海地全国民主进步党的领袖,仍然失踪,未从军事当局得到更多资料,特派团5月向军事当局提起这个案件。

28. 在本报告期间,在太子港出现被强迫失踪模式的证据。在6月至8月的3个月内已向特派团报告了30个失踪案件。受害人中有20个已再出现,他们的证词显示大多数案件共有的一些特征。

29. 受害人被武装人员从他们的家或工作地方带走,通常是三四人一起行动并备有私人汽车。他们眼睛被蒙住,双手被捆绑,被带到秘密的拘留地。然后就他们的活动、他们参加社区组织、参加示威及他们与其他积极分子的关系或他们对其他积极分子的认识审问他们。一些受害人说,俘获他们的人有很好的组织,在受害人面前彼此用代号交谈,而且使用无线电。他们很清楚受害人的活动和交往,有时候出示受

害人的相片给受害人看被拘留者被质问在9月11日Antoine Izméry被暗杀前他们与他的关系。在所有案件中,质问期间一定有殴打和其他形式的酷刑。那些再出现的人被拘留了好几天,然后被扔在太子港的马路上。

30. 在其案件成为特派团查询对象的30个受害人中,13个是政治团体或群众组织的成员或已知政见的人;4人是积极分子的近亲,另外2人是社会组织Lafanmi Selavi和圣Jean Bosco教会的雇员,阿里斯蒂德总统分别是其创立人和牧师。

31. 下列案件是已出现的政治性被强迫失踪的模式特征:

#### Valéry Pfiffer, 太子港

Valéry Pfiffer 是学生组织海地学生全国联合会的成员,于8月20日傍晚在太子港的Carrefour Péan被4个武装平民绑架,他们蒙住他的眼睛,把他带到一个不知何处的目的地。他被捆起来,被用拳重击,被用步枪枪托殴打,他们审问他的政治活动。他终于在8月23日在靠近旧的Dimanche堡获释。特派团的医生检查了他的伤,这些伤与他们的证言一致。

#### Ernst Charles, 太子港

Ernst Charles 是好几个基层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包括Mouvman Peyizan、Tet a Bèf、Ti Legliz(“小教会”,天主教教会解放神学派)和一个工会组织(总工会联合会),他于8月21日在太子港的Carrefour被7个武装平民绑架,他们用小卡车把他载走。他们蒙住他的眼睛,把他捆起来,一边殴打一边审问他积极参与的组织。他们给他看他参加示威的相片。两天后在靠近军事区被释放,特派团观察员访问了他。俘获他的人把他的头发理光,他的颈子、背和屁股都有酷刑的痕迹,他讲话困难,在访问中吐血。

#### 失踪的女妇女, 南方省

8月2日三六个武装男子开一辆丰田小卡车在南方省的Zanglais把一名58岁妇女



带走。他们在离开前向空中开了数枪。根据特派团得到的情报,这些人显然是在找该妇女的儿子中的一个,他是当地农民组织的成员。受害人的命运和下落仍不明。

## 2. 任意逮捕、非法拘留和酷刑

3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收到全国各地好几百个任意逮捕和非法拘留的案件,许多案件还有殴打和其他酷刑或虐待。这些侵犯人权事件,许多与受害人企图行使言论自由权有关,最普通的是表示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这种支持可能采取的形式是分发传单或贴海报(传单和海报上面常有总统相片),或举办和参加示威。在一些情况下,受害人仅表示口头支持总统和他的回国,或被怀疑有这种看法,或被指控对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不尊敬。那些遭殴打和其他酷刑或虐待的人也包括许多被控偷窃或其他普通刑事罪的人。在一些情况下,殴打非常严重,受害人必须住院或需要其他医疗,2个人在遭酷刑后死亡。

33. 对那些被捕的人的人身完整的主要攻击方式如下:

(a) 殴打 被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其助手、农村警长及其副手逮捕的人,差不多每一个一定会被用棍子或步枪枪托殴打或用绳子或钢索鞭打。这种殴打在逮捕时在马路上发生,在军事地驻地或营区、监牢以及农村警长的家发生。身体的各部分都可能遭到攻击--头、背、屁股、肚子等--不管会致伤;

(b) The “djak” 受害人的手、脚都被捆住,在弯曲的膝盖后以及在弯曲的手臂上放置一只棍子,将整个身体折起来捆绑,特别露出背和屁股。有时候受害人被吊在柱子上。受害人在这种姿势下遭毒打。这种殴打及其他形式的殴打造成屁股重伤,有发炎危险,有时候需要移植皮肤,有时也造成肾损伤;

(c) The “Kalot marasa” 这种普通的酷刑方式叫“双耳光”,方法是张开手掌,同时打受害人的两只耳朵。这可能造成耳膜穿孔、严重的耳朵感染和耳聋。

34. 特派团得到各地区报告的严重酷刑和虐待的案件:

### Améius Pierre, 东北省

在东北省,一名农民Améius Pierre于6月26日被逮捕,理由是“对下士不尊

敬”，被带到在Capotille的军事驻地，在那里人家用大砍刀严厉殴打他，特别是颈子，并且被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执行“djak”和“Kalot”，特派团知道这些成员的身份。他还被强迫从排泄物上滚过去。6月28日他被转移到Ouanaminthe，他在那里被关了好几天，然后再被带到在Capotille的军事驻地，最后被带到在Fort-Liberté的监狱。总之，他没有被指控罪名，被非法监禁了25天。在特派团干预后，在指控并逮捕他的下士没有出庭后，Fort-Liberte的政府专员于7月25日释放他。

#### Nickson Desroiers和Ernest Pierre, 太子港

6月27日在太子港 Bel-Air的Notre Dame du Perpétuel Secours教堂庆祝的弥撒将结束时，好几个人分发传单及反复地唱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口号。在教堂里的海地武装部队的好几个成员和武装平民立即抓住并殴打Nickson Desrosiers(一个基层组织圣克莱尔政纲基金会的协调员)和Ernest Pierre(同一组织的会计)。另外5个人也被逮捕和殴打。这7个人被带到反帮派研究调查处，他们在审问期间遭到毒打。

#### Valérien Thiophène, 拉蒂博尼特省

6月28日，70岁的Valérien Thiophène在他在拉蒂博尼特省戈纳伊夫的屋子外坐着时被一名士兵逮捕，显然因为他是当地一个基层组织的众人皆知的领袖的父亲，在一个星期的政治动乱后军方在找这个领袖。他说，他被带到海地武装部队的另外7个成员正站地附近的一株树下，他的腿、肋骨、肚子、背和头遭到棍子殴打。然后他被强迫走到军营。他在那里被拘禁了一天。

#### Pierre Joseph, Grand' Anse省

在Grand' Anse 省的Jérémie, 农业部的雇员，也被确认为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的Pierre Joseph于7月7日遭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逮捕，他们指控他们“傲慢无礼”。他被他们用djak的方式施酷刑，受审人说，在Jérémie军营的一名官用棍子

殴打他60下。两天后他出现在法官面前时,他无法站立而倒在地上。法官送他进医院,他在医院接受医疗。7月20日他再度出庭时,他指控在Jérémie的分地区指挥官对他施酷刑。

Jean Dominique 和Jean-Marie Exil, 太子港

7月14日晚上,圣马丁人民大会的两个成员Jean Dominique 和Jean-Marie Exil 在阿里斯蒂德总统四十岁生日之际在分发传单时被武装平民逮捕,被带到在太子港的Cafétéria警察局。他们遭到Kalot Marasa及用棍子殴打。第二天他们被带去见治安法官,被控以“分发传单和扰乱治安”。他们被带去全国监狱,于7月20日获释。

Jean Lavel Beaucejour, 南方省

9月2日在南方省的Les Cayes, Lavalas 政治组织的一个成员Jean Lavel Beaucejour在镇里张贴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相片后遭到逮捕和毒打。9月3日他被带上法庭,被控以“扰乱治安”及其他罪行,由于遭受毒打,因此必须住院。特派团安排一名医院去他被拘禁的地方看他。

35. 在这段期间向特派团报告的两个案件的受害人显然因为遭受酷刑而死亡。

Chantal Bien-Aimé, 太子港

特派团在6月得知Asamble Popile Sen-Maten的一名成员,也是2个孩子的28岁母亲Chantal Bien-Aimé因酷刑死亡。根据她的亲戚的证言,她于5月11日在太子港的Tête Boeut市场遭逮捕,被带到通称为自助餐馆的第4警察分管区。她被控分发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传单,她的头和肚子遭到殴打。她于5月12日获释,她诉说肚子痛及身体其他地方乌青。她于5月16日死了。同特派团联系的亲戚立即受到威胁。5月31日约上午1时,4个人进入Chantal Bien-Aimé的家搜索,同时6个全身武装的人在外警戒。其中1人穿卡其制服。住在该屋子里的人报告说他们被殴打,被查问与特派

团名叫什么的观察员的接触。

#### Bruno Devonville, 北方省的海地角

7月17日/18日晚上,学生Bruno Devonville被1个士兵和2个辅警逮捕,被关在北方省海地角的Cité Champin地区的军事驻地。根据特派团收到的资料,他被殴打了2个小时,然后被扔到马路上,行人在路上发现他。后来很快死了。

36. 已向特派团报告了好几件侵犯妇女的严重案件。这些案件包括因妇女本身的政治活动或党派关系或她们的丈夫的政治活动或党派关系而被捕的妇女,以及被控普通罪行的妇女。一名妇女在遭殴打后流产。三名妇女报告说被强奸,一名被企图强奸。一个妇女据报被穿军服的男子射死,一个妇女据报失踪,另一个妇女显然因酷刑而死,这些案件都已经提到过。

#### 13岁女孩, 北方省的Bayeux

6月10日下午,1名13岁女孩在回家途中路过在北方省的Bayeux的军事驻地,1名下士强迫她进入驻地,把她推在床上强奸她,然后放她走。女孩回家后告诉母亲所发生的事。母亲立即去质问下士,下士威胁要殴打母女两人。6月12日,下士指控该母亲诽谤,要逮捕她。军事当局最初说该女孩不是处女,想要否认强奸一事。这个案件被提交给Soleil无线电台,下士的上司终于罚下士10天拘禁。

#### 一个基层组织的成员的妻子, 太子港的Soleil城

7月24日约上午1时,据说一群约20个武装男子,包括穿制服的人,包围一个基层组织的一名积极份子的妻子在太子港Soleil城的住所,这个女人是离家躲起来的,因警方在找她。这群男子强行进入屋子后,其中3人轮流用武器威胁她,并加以强奸。

#### 16岁女孩, 东北省

在东北省的Dérac,一名16岁女孩向特派团报告她被在自由堡的军营的一个士兵强奸。特派团观察员注意到她走路困难,当地医院医生开的诊断书说“临床诊断是

强奸无疑”。受害人家属将这份诊断书和其他证据交给区域司令,司令答应下令调查。该士兵被逮捕关了几天,然后释放。此后人们看到他穿着军服在该地区自由行动。

#### Monique Brégard, Grand' Anse 省Jérémie

在Grand' Anse 省Jérémie,7月18日一名23岁女子Monique Brégard在家被3个士兵逮捕,因其中1个的兄弟指控她偷他的钱。她虽然怀孕,仍遭到毒打,特别是背部,这事发生在1个前哨以及在Jérémie军营,她在被转到监狱后流产了。在特派团观察员干预后,她终于住院。在她的治疗被公开报道后,海地武装部队声称Monique Brégard做了堕胎手术。她的朋友和家人受到士兵好几次威胁,她担心她的安全,已躲起来。

#### Ailène Latortue, 中央省

8月12日,一名有两个孩子的26岁母亲Ailène Latortue在中央省Cerca-la-source区的Laurent 区被寻找她的堂(表)兄弟Jocelyn Pierre--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的军人和辅警在无逮捕状情况下逮捕。她被控属于lavalassienne家庭,她被击倒在地上并且用棍子殴打,当时她手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她还遭到 Kalot marasa。她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诉讼的情况下被关在Thomassique军营,直到8月19日一名法官下令释放她。她回家后,同一天又被一名士兵逮捕,据报被迫付80海地元来买她的自由。特派团观察员在她获释后访问她,可看出殴打的痕迹,她的颈子和身体侧面仍有这些痕迹。

37. 任何时候据报有人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或据报遭受酷刑或虐待,特派团立即向地方当局查询。这一定包括查询被捕者受到什么指控,是否需要逮捕状,以及有无发给逮捕状,设法立即见到被拘留者,敦促尊重被拘留者的人身完整,敦促让被拘留者在需要时获得医疗检查或治疗,并且提醒那些应负责的人海地法律规定应在48小时内将被拘留者带去见治安法官。在许多案件中,特派团的过问导致海地武装部

队早些释放被拘留者或带他们见治安法官,这些法官下令释放被拘留者。特派团在可能时协助这些被拘留者在法律上获得代表及出席法律诉讼。在许多案件中,特派团不被准许按照与事实当局的协议规定的立即见到被拘留者,特派团在见到被拘留者之前,他们已遭到殴打或其他酷刑或虐待。特派团在可能时帮这些被拘留者得到医疗,包括将好几个案件的人转到医院治疗。

38. 特派团向海地武装部队的地方司令提出关于任意逮捕、酷刑和虐待的资料,包括海地武装部队成员的名字或那些与他们有关被受害人确定应负责的人,并且敦促调查和制裁任何被查出应负责的人。一些最严重的案件也向海地武装部队的统率部报告。统率部答应调查一些案件及对那些应负责的人采取行动,虽然特派团很少被告知结果。然而当局时常不承认发生殴打情事。特派团查明应负责的那些人,差不多都留在职位上,一些当地司令维护殴打作法,认为是必要的,因司法制度脆弱。自从特派团来到后,在一些地方军事拘留中的殴打较少发生,一些被拘留者未被殴打就获释;但在其他地方仍经常有拘留中毒打的报告。一些迹象显示,在一些地方受害人未被拘留就被辅警殴打,取代拘留中的殴打,作为因特派团的驻留所作的调整。

### 3. 人身安全

39. 许多人向特派团报告说,海地武装部队人员或与其有联系的人威胁他们的生命或人身完整,他们中许多人觉得有必要离开家躲藏起来。所有地区都收到这样的报告,但各地收到报告的次数不一。毫无疑问,已经同特派团进行联系的人只占躲藏的人总数的小部分。相对较少的人告诉特派团说,他们打算返回或已经返回家中。特派团如果接到请求,就同这些人保持联系。其中一些返回家中的人接到新的恐吓之后再次躲藏起来,在本报告所述的整个时期,不断有报告说,有其他的人第一次躲藏起来。

40. 特派团特别关注的是,一些人不断受到威胁,显然是因为他们同特派团保持

接触,或因为他们的人权受到侵害的事实已被特派团或其他机构公布。上文已叙述过Monique Bregard、Pierre Joseph 和 Claudy Vilme的案子。据报告,在他们受虐待的案子被公布、变成众人皆知之后,海地武装部队人员或与其有联系的人一直在搜捕他们。这些人都已躲藏起来,因为担心其安全。如上文所述,Claudy Vilme公开说,他曾被关在秘密拘留所之后不久,他的侄儿Delice Jackie被绑架,然后遭到谋杀。

41. 根据事实当局所同意的特派团的任务范围,海地当局承诺“保证那些向特派团提供资料、提出证词或提供任何种类的证据的人的安全”。然而,实际上许多由于同特派团保持联系,因而受到海地武装部队以及与其有联系的人的威胁:

#### Pedro Georges, 北部省Limbe

Pedro Georges是因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而著名的年轻人。他向特派团在Cap Haitien的办事处报告说,7月3日他在北部省Limbe地区遭到一名穿军装的下士殴打。这之后,他接到这样的威胁。7月18日,这名下士在辅警的陪同下,带着棒子和石头来到他家开始向家投掷石块,同时,他们威胁要杀死Pedro Georges,并提到他曾到特派团办事处去过。7月23日,这名下士和辅警对他再次进行这样的威胁。7月30日他被逮捕。一名辅警指控说他试图杀害他的邻居并烧毁其房子,但在8月2日,他没有受到控告,而被释放了。

#### Jean Monack, 北部省Saint Raphael

也在这个省,8月4日,Saint Raphael副市长Jean Monack前往特派团驻Cap Haitien办事处报告一名同事被捕的情况。他离开办事处后,走了两条街时,一辆没有牌照的小型卡车停在他的前面。车上两个人指控他向特派团报信,并试图迫使他上车。副市长穿过一条小街逃开。

#### Arry Marsan, 南部省Port-a-Piment

Arry Marsan是一名律师和教师,他是重建民主团结组织的一名成员。8月12日

晚和13日凌晨,有人朝他家开枪。8月12日早晨,该组织是一次公众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会上讨论了人权情况。Arry Marsan在会上发了言,特派团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当局答应调查射击事件,但至今没有报告过调查结果。

#### 中部省Saut d'Eau副市长

9月10日,中部省Saut d'Eau副市长被捕,但执行人员没有出示逮捕证。在这之前,当地指挥官曾扬言在要在特派团观察员面前逮捕他,指控他前一天曾向特派团报告任意逮捕一名妇女的情况。这名妇女曾公开说,如果阿里斯蒂德总统回来,情况就会变化。第二天这名副市长获释。

42. 在许多情况下,对人身安全的威胁与政治活动有关,或因怀疑受害者具有同情心。有好几个报告说,有人分发名单,上面列出10月30日以前作为袭击目标的人。因此在9月期间,人们感到越来越不安。这些名单中列出了政治活动家、牧师和记者。

43. 在向特派团报告的其他案子中,暴力威胁与土地争端、个人冲突或勒索有关。特派团已收到许多报告说乡村警察头目及其副手参与毒打或以其他形式虐待人们,有时还肆意拘留人或威胁使用这些手段,要求付钱来换取受害者的释放或免受虐待。

#### C. 侵害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事件

44. 如前面已说过,有理由相信许多受害者的生命权以及人身完整与安全的权利受到侵犯,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活动,也就是说,他们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了侵犯。但在不同案件中,肯定的程序并不一样。特派团还对在两个特别背景下侵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的事件表示关切:海地武装部队对试图组织公众游行的反应,以及侵犯或威胁侵犯记者的人权的事件。

##### 1. 示威游行和其他公众活动

45. 1987年《海地宪法》第31条规定,“保证不携带武器,为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和所有其他和平目的的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宪法》第31(2)条要求将在公共场所集会的情况事先通知警察。1987年7月的一项法令要求在公共场合有20人以上的集会的组织者至少在48个小时之前将集会事宜通知当局,并提供一定的资料,没有这些资料集会将被禁止。然而,根据国际法,对和平集会权的唯一限制是“在民主社会为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公共道德或保护其他人的权利或自由的必要限制”。根据《海地刑法》,参加一个事先没有通知的游行无论如何不是犯罪;逮捕或起诉游行的组织者或参加者没有任何法律根据,除非这些人应对可能与游行有关的暴力行为或其他犯罪行为负责。联合国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使用武器的基本原则是,武力应该是一种仅仅在最后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使用的例外措施,而不应用于驱散非暴力的示威者,即使示威游行是未经核可的,也不应对其使用暴力。

46. 实际上,海地武装部队没有采取行动用武力驱散少数反对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的游行,也没有采取行动逮捕游行的组织者。然而他们明确拒绝允许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的游行,那些试图组织这类游行示威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也不事先通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试图组织这类示威游行的反应分三个阶段。在加弗纳斯岛谈判之前和谈判期间,曾有人试图进行几次示威游行,但都被强行驱散,一些示威者被捕并被殴打。《协定》签订以后,紧张局势有了缓和,海地武装部队对在太子港和Gonaives进行的小规模示威表现出较大的克制,这些示威大多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散去,或在没有人被捕或被殴打的情况下被驱散。然而,在7月中旬,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重申,将不容忍街上的示威游行。“我们正在经历的时期不适合于示威游行。必须为阿里斯蒂德的实际返回创造和平气氛。”在8月和9月初,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试图以各种方式,包括在公共场所试一试海地武装部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呼喊支持总统返回。这些活动遭到镇压。9月8日在太子港市政厅外面的屠杀以及9月11日谋杀Antoine Iznerly的事件创造了恐惧的气氛。在接着两个星期中,没有人举行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公开游行。然而,敌对的示威者仍两次闯入财政

部,并破坏总理向新任外交部长授职仪式。9月22日,允许自封的杜瓦利埃主义者在太子港中心地带举行大规模公众集会。

47. 6月24日,太子港举行了总罢工。Elysée Saintvil在家中被捕,被控参加了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一次集会。他被带到Cité Soleil警察所,被一名警官毒打,然后没有提出起诉就释放了。一些年轻人遭到同一警察所的警察追捕,其中一人Michel Saint Juste在街上被警察殴打。

48. 6月下旬,在阿蒂博尼特省的主要城镇Gonaives有人几次试图进行公共示威。6月22日和23日,手持棍子的军事人员用暴力驱散了示威者。3天之后即在6月26日,军方在该城镇较为贫穷的地区搜捕参与示威游行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在搜捕过程中,至少有9人被毒打。6月28日,一名领导人的70岁的父亲被捕并被殴打。6月28日,警察驱散了在太子港Cité Soleil市场附近的一次示威。这之后,Cité soleil人民组织论坛的一名叫Vesnel Francois的成员被捕并遭毒打。他后来被转送到医院治疗所受的伤,包括手臂和手腕的骨折。在他被送到医院之前,不让特派团观察员同他接触。他被控袭击一名警官;他说他在被捕时遭到殴打,因而进行了自卫。6月29日,在中部省Zabricot有13人被捕,其中多数是番木瓜农运动的成员。他们最初被控组织游行要求阿里斯蒂德总统政府任命的乡村警长返回。在Hinche军营他们遭到步枪枪托和棍棒的殴打。然后,他们被带到和平法官面前。和平法官指责他们“破坏公共秩序”。最终他们于7月5日和6日获释。与此同时,在南部省Les Cayes,7月1日基层组织Tet Kole Nan Sid组织的一次示威被暴力驱散,几个示威者遭到殴打。特派团观察员去看望了三个被捕并被指控组织示威的人。一名被拘留的人受了重伤,特派团能够确保他得到医治。

49. 在紧接着《加弗纳斯岛协定》签署后的时期较有节制的现象的一个例外事件发生在7月10日。这一天在太子港St. Jean Bosco教堂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武装便衣逮捕了一名示威者,用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将他送到Café tertia警察局,在那儿他遭到警察的毒打。8月17日太子港的政治形势紧张起来,KOMEVEB在太子港郊区

Pétion-Ville组织人们和平张贴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相片,这次张贴活动是预先宣布的。警察及其辅助人员迅速驱散了参加活动的人,逮捕了3人。其中一人是Yvon Massac神父,他同Antoine Izméry一起共同创建了KOMEVEB。他被指控偷了一个过路者的手表。几天之后,这三人都获释,没有被起诉。9月2日罗伯特·马尔瓦尔先生的政府就职不久,在太子港一群手持棍子、穿便衣的人用暴力驱散了聚集在国家大厦外面、开始呼喊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口号的人。

50. 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其成员可以观察示威游行,但当然不能参加游行或支持游行。根据这些任务规定,只要事先接到关于游行的通知,特派团就前往现场;如果了解到示威在进行之中,特派团也就尽快赶到现场。特派团观察员在所有场合都严格尊重观察与参与之间的区别。尽管如此,通过国家新闻媒介和其他方面广播的声明还是指控特派团鼓励游行。虽然有时在有特派团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还殴打、逮捕和平示威者,但特派团的存在也许限制了游行过程中侵犯人权的程度,在游行之后特派团立即进行干预以争取被捕者获得释放,并使他们的人身完整得到尊重,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然而,特派团没有能够说服海地武装部队尊重和平集会的权利,允许发表他们不能接受的意见。

## 2. 新闻自由

51. 特派团在其临时报告(A/47/960和Corr.1)中叙述了袭击报纸记者和广播记者的情况,并指出,1991年9月发生政变20个月之后,部署特派团3个月之后,在新闻自由方面没有真正地改进。自从6月以来,侵犯记者人身安全的事件有了增加,在几个省继续对广播记者进行有系统地镇压。虽然受到压制,但海地新闻界的独立部分更加公开的报道了政治发展,并增加报道侵犯人权事件,包括报道特派团的声明。

52. 在加弗纳斯岛谈判期间,记者报道了袭击准备进行的示威游行的情况以及政治局势高度紧张期间发生的其他侵犯人权事件。这时,大肆对独立媒介进行恐吓。同时,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发动了攻击特派团本身的运动。事实新闻部长

召集海地和外国记者,抱怨他们的报道活动。此外还要求都会广播电台的新闻主任前往太子港警察局长办公室。首都各广播电台每天都接到威胁。以一个称为“自由或死亡”的组织的名义分发了一个名单,上面列出作为袭击目标的24名记者。正是在这个时期,《Le Nouvelliste》摄影师Claudy Vilmé被绑架,被秘密监禁起来,此后不久,他的侄儿Délise Jackie也被绑架并遭谋杀。

53. 此后,几名摄影记者在太子港工作时也成了暴力行为目标,报道政治事件的记者(包括两名外国记者)受到武装平民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太子港记者觉得有必要躲藏起来。就特派团所知,两名摄影记者、一名报社记者和3名广播记者在穿制服的警察和武装平民前往他们家中登门威胁之后已于9月初躲藏起来。在9月初,威胁太子港记者的情况十分严重,一个广播电台(加勒比广播电台)暂停新闻广播,其主任在接到死亡威胁之后离开海地。另一个广播电台(热带调频广播电台)给警察局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及不断有人匿名警告说打算“屠杀”电台人员。

54. 在许多省份继续实行实际上的新闻封锁。在西北省Port-de-Paix,两名广播电台记者由于有人威胁要杀死他们,因此无法恢复工作。在大湾省Jérémie,士兵和武装平民在搜捕三名广播记者。在西部省Léogâne,军方在搜捕一名记者,并短期逮捕了另一名记者。

55. 支持阿里斯蒂德总统的克里奥耳文周刊《自由》继续是一个特别目标。在农村以及在局势特别紧张时期的太子港,卖该周刊的街头小贩和提供消息的人不断受到威胁、殴打和逮捕。

#### D. 拘禁的情况

56. 特派团根据其职权,可以“立即前往可能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任何地点或机构”,并且可以“自由而保密地同任何人士、团体或任何或机构的成员谈话”。由于收到了大量的关于非法监禁以及对被拘禁者施加殴打、其他酷刑和残酷对待、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报告,特派团在其部署的早期阶段即争取前往监狱和其

他拘禁地点进行访问。

57. 海地武装部队应对所有拘禁地点负责。按照海地武装部队所负的警察职责,被捕人员最初都被关在当地的军事哨站或军营内。按照海地法律,这种拘禁不应超过48小时,在此之前应将被拘禁者转往民事监狱。海地有15个民事监狱,包括太子港的国家监狱。实际上,许多被拘禁者在整个被拘禁期间继续被关在军营或哨站内,被关的时间可能达数月之久。这些民事监狱都由海地武装部队负责管理。海地武装部队指挥官曾向特派团表示上级希望能尽快将这些被拘禁者交由民事部门管理。

58. 法律规定警察署长有责任确保拘禁地点的清洁,犯人的健康不应受到拘禁条件的不良影响。规定他们和其他地方司法官员应每月前往查访。实际上,这些政府专员很少履行这种责任,即使他们要履行责任也经常遭到军事当局的干扰。

59. 特派团在努力定期访问所有监狱和拘禁地点方面遭到困难。海地武装部队在原则上承认特派团的职权中包括立即以保密方式接触特定的被拘禁者,只要它认为该被拘禁者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人权遭到侵犯的受害者,虽然在实际上这些权利的行使经常受到阻挠。但是,他们的论点是,特派团不能根据其职权对监狱和拘禁地点作未经宣布的一般性访问,虽然如果事先向有关当局提出要求,可以允许作一般性访问。实际上,特派团获得访问机会的经验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都很不相同,要视海地武装部队地方指挥官的态度而定。特派团在太子港遇到特殊的困难,他们不允许特派团在被拘禁者被捕以后立即接触他,或同时前往好几个拘禁地点访问。

60. 从6月至8月这三个月,特派团观察员对海地全国的拘禁地点作了30次一般性访问,记录了访问时被拘禁的648个人士的身分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没有粗略的犯人登记记录,虽然海地法律规定各司法地区应对等待审判的被拘禁者和服刑的犯人编制单独的登记表。接受会谈的大多数被拘禁者都未按照适当法律程序被关押起来,有些人已被关了一年以上,从来没有一名律师为他说话。许多人告诉观察员,当局要他们付出一笔他们无法负担的款额才能获释。特派团提请负责管理拘禁地点的军事当局和有关的政府专员注意许多非法拘禁的案例,特别是被长期拘

禁的人士,结果有一些犯人获释。

61. 特派团发现拘禁情况很糟。在许多情况下,监狱牢房太过拥挤,即使监狱还有额外的空间。卫生条件非常糟。提供给海地武装部队的监狱预算严重不足,但是看来其中很少一部分被用来满足监狱的需要:通常犯人只收到家属送来的食物。据报犯人经常遭到殴打,有些犯人遭到故意的残酷对待,以作为一项纪律措施。发现有些犯人已经处于后期营养不良状态。许多犯人需要但是没有受到医治,在许多情况下,犯人在拘禁期间被殴打而受的伤势未得到医治。特派团在一些情况下安排将犯人转往医院或释放,以接受医疗,或在拘禁地点接受治疗。特派团获悉由于这种情况而造成一些人死亡。

62. 特派团的努力迄今已帮助一些犯人获释,但是对其他犯人的处境仅稍有改善。目前的监狱情况是以前各届政府数十年不闻不问造成的,而不是1991年9月的政变以后才出现的。《纽约法令》规定签署该法令的警察部队“按照加速程序,审查海地领土各地的犯人状况”,并颁布一项关于监狱管理的新法律。特派团目前正在同立宪政府进行讨论,增加其经常访问拘禁地点的次数,加强特派团观察员在正在执行的改革方案中所能发挥的直接作用。

## 五、给特派团的答复

### 1. 同海地武装部队的关系

63. 特派团的职权规定它应向海地当局表示对侵犯人权事件的关切,并且在编写报告和结论时应考虑到有关当局的答复。职权规定海地当局应提供特派团所要求的以及与履行其任务有关的任何资料。虽然特派团同实际的外交部长保持接触,但是实际的民事当局却无法对特派团关心的人权问题作出有益的答复。在这方面,特派团曾设法同海地武装部队在国家、区域和地方一级展开正确的对话。指挥官和高级指挥部已经接受了特派团的要求,他们也建立了渠道,进行更加紧急的或经常的对话。特派团通常可以立即前往设于各省份的区域和地方指挥部,虽然有些时候指挥部会刻意避免见面。正如所指出的,自从7月份在太子港发生暴力事件以来要求同市

区警察署长会面的次数急剧增加,但都未获成功。

64. 特派团经常同高级指挥部通信,该团的区域协调员还写信给区域指挥官,向他报告有关特别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促请进行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海地武装部队只对一个案子提出书面答复,它提供有关据报在东南省发生的酷刑和有辱人格待遇案件的资料。高级指挥部在四个场合写信给特派团,对所指的观察员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特派团在答复中指出观察员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有时候有人将海地武装部队了解的事件经过向特派团做口头报告,或者登载在报纸上。但是,如果他们进行了适当调查,却没有把调查的程序及其结果也没有把采取的任何行动通知特派团,因此特派团无法将受害者和目击者所提的报告同海地武装部队提供的资料相比较。只有少数几个案子,特派团得到口头通知,说指控的侵犯人权罪犯已经被逮捕。但是特派团没有收到任何后来所采行动的资料,因此肯定不知道是否有海地武装部队的成员被送上民事法庭。根据《宪法》,法庭对这类问题有管辖权。在其他一些案子中,被指控的犯案人员好象已经被调至他处。高级指挥部向特派团说,已经对违反人权的军人采取纪律措施,但是坚决拒绝向特派团提供这类资料。

65. 特派团促请高级指挥部公开声明海地武装部队所有成员都必须尊重人身完整,并公开保证在国内躲藏的人可以返回家园,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没有公开说这样的话。但是,特派团在7月初同高级指挥部举行的会谈中获悉,总指挥官已经在5月底向区域指挥官宣布,必须防止“毫无理由的暴力行为”。

66. 特派团不得不一再告诉海地武装部队它对该部队成员未遵守命令表示关注,并且向与海地武装部队有关的人员说明应尊重特派团在2月份同事实上的行政当局就其职权范围达成的协议。本报告在上文中曾指出,经常发生违反职权第3(b)款的规定的事件,该款规定特派团只要接到可能涉及侵犯人权事件的报告,便可以立即前往有关地区,包括拘禁犯人的地区。特派团还指出未能保护根据职权第4(b)款的规定,向特派团提出报告的人士的安全,这种人的人身安全反而受到威胁。特派团的临时报告记载了有关针对特派团工作人员以及与特派团进行接触的人士采取吓阻行动的事件。这种行动一直不断,情况越来越严重。最近在太子港发生了一次事件,辅

警和警察采取的侵害行动特别严重,有一名辅警拔枪指向正在访问警察局的观察员。在另一次事件中,一辆有特派团标志的车辆载着一组观察员在Cap-Haitien行使,被身着军装的武装人员包围,当着一名警官的面,用步枪和枪托敲打车身和车顶,该警官未加阻止。在Gonaives、Hinche、Jacmel和Jérémie,士兵们试图用侮辱性的语言和挥舞手中的武器来吓唬观察员。特派团有几个当地工作人员在家里和执行职务时受到严重威胁。职权第4(d)款规定当局不应阻碍特派团执行其任务,第4(f)规定他们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特派团成员的安全,如果他们曾经下令阻止威胁特派团工作人员,则这些命令也未发生效果。

## 2. 司法系统的答复

67. 由于普遍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特派团曾设法利用海地司法系统,鼓励它行使用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权,执行法律并对侵犯事件进行调查。得到的答复正反面都有,这并不奇怪。海地武装部队成员和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士继续威胁法官和检查官。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军方的有力人士支持而得到他们的职位。例如,7月8日在南方省Vieux Bourg d'Aquin,四名武装士兵在当地调查法官的陪同下,通知该地区的和平法官,他已被开除,并强迫他离开办公室。后来,士兵和武装平民到他的家里指名叫他出来,但是他已经逃出国境。7月份在南方省的St Louis du Sud,有一位知名的阿里斯蒂德总统支持者、和平法官助理,被一些武装平民攻击和殴打,他们把隔壁的房子烧毁。7月14日,一名士兵逮捕了 Abricot的和平法官,他们用手枪打他,后来他被指控收藏阿里斯蒂德总统的照象。1991年由现政政府指派的几名法官和检查官在7月份被开除。拉蒂博尼特省Saint-Marc的检查官以及住在南方省的Les Cayes、Maniche、Port Salut和St Louis du Sud的和平法官都被开除,未接到任何通知、听证或指控。

68. 尽管面临此种恐吓,几名法官和检察官都威胁和可能出现报复的面前表现出巨大勇气和诚实。一些法官释放了因拥有阿里斯蒂德总统画象而被捕的人,认为按照海地刑法,这不构成犯罪。还有些法官命令释放被拘留者,因为将其逮捕或持续



监禁是非法的。许多人是在特派团成员身临法庭时被释放的。特派团一直坚称应遵行海地法律,并看到法官们愈发愿以法律审理逮捕和拘留案件,而且被拘留者获得暂时自由的情况也明显增多。依法审理犯人的工作速度加快了,有些人甚至在被捕后48小时内获得了审理的机会,这是《宪法》所规定的,但在特派团出现之前极少见到。

69. 不过大多数司法人员仍很不情愿调查FAD'H的案件。特派团看到好几个案例中,违反人权的明确证据提交给了一个司法官员,但其没采取任何行动。官员们坦白地承认,调查要么十分危险,要么毫无成果。关于已谈到的“Jude Monville”案件和西部省Kyona海滩两具尸体案件,特派团提出了确凿证据表明死者属圣马克监狱。治安法官和政府专员显然被证据所震惊,但未开始调查,很有希望的调查线索也遭忽视。

### 3. 与公共的关系

70. 很难评估公共对特派团的存在和行动有何反应。大多数人满怀希望,在许多情况下抱有幻想,以为观察团的存在本身就能极大地改进人权境况。同时有少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对特派团持有敌意。一些可接触国家媒体,认为特派团是不受欢迎的外国干涉的人曾恶意攻击特派团。有些攻击指责特派团缺少客观公道。一些人认为特派团毫无能力或无法阻止违反人权情况和普遍压迫情况发生,他们也对特派团提出批评。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各办事处接待了越来越多前来寻求协助的人,人们更加了解特派团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海地平民表示赞赏特派员的到来,并认为特派团若是不在的话,其人权更易遭到侵犯。

## 六、特派团和过渡时期

71. 特派团自启程之日起便承认,其大幅度改善海地人权境况的能力很有限,除非从本质上改革负责保护人权的体制。规定特派团任务的协议也计划对开展体制改革的议程和时间表进行平行讨论。人权专家小组的报告指出(A/47/908,附件三,第

10段):

“特派团的信誉在很关键的程度上,不止取决于它对违反人权的情况提出了报告,还取决于它是否能带来补救和防止将来再发生违反的情况。海地体制上的弱点十分严重,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它在任何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必然是很有限的。同时,我们在下面提出了我们的信念,即在有了合法政府和存在了其他的关键性先决条件之前,有意义的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开始的。”

72. 现在《加弗纳斯岛协定》和《纽约专约》都已经商定了机构改革的议程。包括建立一个新的民警部队,与海地武装部队分开;解散所有非军事部队;成立公民保护处,建立刑事司法行政制度。对行政和司法改革和海地武装警察的现代化以及建立新警察部队,将提供国际援助。宪政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这些改革工作,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设立并派出了联合国海地特派团(联海特派团),由联合国警察监测员和军事援助部门组成,提供非战斗性的培训和进行建筑项目。秘书长1993年9月21日的报告(S/26480)设想尽可能将联合国警察监测员部署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驻海地文职特派团)的文职监测员所部署的同样地点,联海特派团将同驻海地文职特派团密切协调其工作。驻海地文职特派团将为联合国警察监测员提供情况介绍。因此特派团应当能够利用其在全国的工作经验协助司法改革、刑事司法行政、和甄选新警察及对新警察提供人权培训。

## 七、结论

73. 海地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分裂和仇恨仍根深蒂固;现在仍对掌握武器的人没有什么控制,手无寸铁的人民愈来愈恐惧继续会有阻止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国的暴力。在10月30日总统返国之前和之后那一段关键时期,特派团观察员将利用他们在六个月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和同当地人民建立的关系,尽力协助海地和平转变,进入宪政和民主秩序。